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主 编 / 黄 霖 蒋 凡

中国历代文论选

新编



宋金元卷

编 著 / 羊列荣 刘明今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主 编 / 黄 霖 蒋 凡

中国历代文论选 新编

宋金元卷

编 著 / 羊列荣 刘明今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 宋金元卷 / 黄霖, 蒋凡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444-1257-5

I. 中... II. ①黄...②蒋... III. 文学理论—中国—辽
宋金元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8545号

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

宋金元卷

黄霖 蒋凡 主编

羊列荣 刘明今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本

ISBN 978-7-5444-1257-5/G·1044 定价: 35.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两宋部分由羊列荣编著

金元部分由刘明今编著，刘明浩做了若干工作



目
录

宋代

3 /	贻陈季和书·····	田 锡
6 /	应责·····	柳 开
8 /	答张扶书(节录)·····	王禹偁
10 /	西昆酬唱集序·····	杨 亿
12 /	唐文粹序·····	姚 铉
17 /	唐柳先生集后序·····	穆 修
19 /	唐异诗序(节录)·····	范仲淹
21 /	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	梅尧臣
23 /	怪说中·····	石 介
25 /	梅圣俞诗集序(节录)·····	欧阳修
27 /	答吴充秀才书(节录)·····	欧阳修
29 /	论尹师鲁墓志·····	欧阳修
32 /	六一诗话(选录)·····	欧阳修
35 /	仲兄字文甫说·····	苏 洵
38 /	通书·文辞·····	周敦颐
40 /	伊川击壤集序·····	邵 雍
44 /	南齐书目录序·····	曾 巩
47 /	上人书·····	王安石
49 /	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选录)·····	程 颐
51 /	答谢民师书(节录)·····	苏 轼
54 /	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 轼
56 /	送参寥师·····	苏 轼
59 /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 辙
62 /	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一(节录)·····	黄庭坚
65 /	答洪驹父书·····	黄庭坚
68 /	与汪秘校论文书·····	吕南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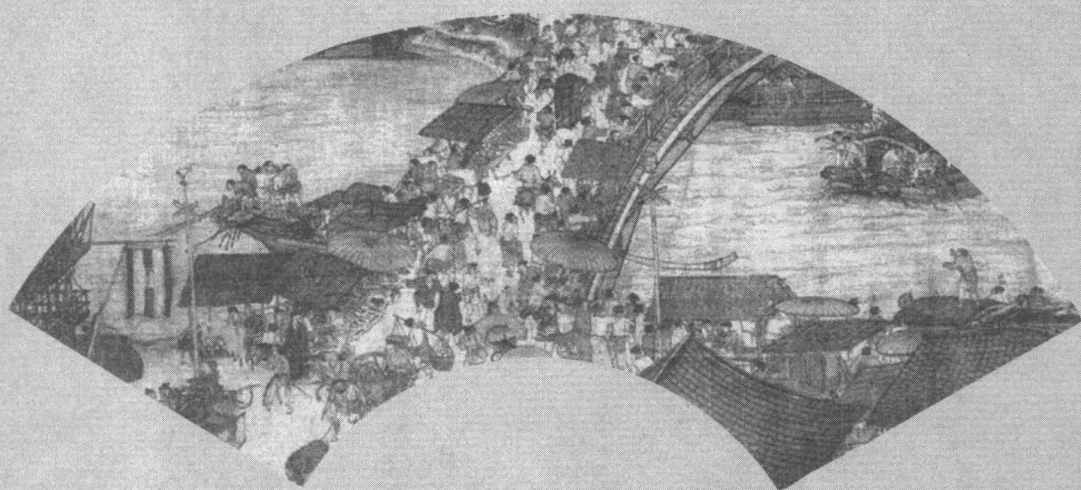
72 /	韩愈论·····	秦 观
75 /	词评·····	晁补之
77 /	答李推官书·····	张 耒
80 /	潜溪诗眼(选录)·····	范 温
83 /	送吴子正序·····	杨 时
86 /	石林诗话(选录)·····	叶梦得
91 /	学诗诗·····	吴 可
93 /	论词·····	李清照
97 /	题酒边词·····	胡 寅
99 /	碧鸡漫志(选录)·····	王 灼
103 /	夏均父集序·····	吕本中
106 /	童蒙训(选录)·····	吕本中
109 /	韵语阳秋(选录)·····	葛立方
113 /	岁寒堂诗话(选录)·····	张 戒
120 /	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陆 游
122 /	示子遹·····	陆 游
124 /	和李天麟二首·····	杨万里
127 /	江西宗派诗序·····	杨万里
131 /	诗集传序·····	朱 熹
136 /	答巩仲至(节录)·····	朱 熹
139 /	朱子语类·论文(选录)·····	朱 熹
143 /	白石道人诗说(选录)·····	姜 夔
147 /	论诗十绝·····	戴复古
150 /	文章正宗纲目·····	真德秀
152 /	唐文为一王法论·····	魏了翁
156 /	答傅当可论诗·····	包 恢
159 /	竹溪诗序(节录)·····	刘克庄
162 /	后村诗话(选录)·····	刘克庄
167 /	沧浪诗话(选录)·····	严 羽
174 /	辛稼轩词序·····	刘辰翁
176 /	乐府指迷(选录)·····	沈义父
180 /	词源(选录)·····	张 炎
185 /	梦粱录·小说讲经史(节录)·····	吴自牧
187 /	醉翁谈录·舌耕叙引(节选)·····	罗 烨

金元

197/	答李天英书·····	赵秉文
201/	西岩集序·····	李纯甫
204/	文辨(选录)·····	王若虚
207/	滹南诗话(选录)·····	王若虚
211/	论诗三十首·····	元好问
221/	杜诗学引·····	元好问
224/	陶然集诗序·····	元好问
228/	归潜志(选录)·····	刘 祁
230/	重刊李长吉诗集序·····	赵 衍
232/	答友人论文法书·····	郝 经
237/	赠宋氏序·····	胡祇适
239/	黄氏诗卷序·····	胡祇适
241/	瀛奎律髓(评语选录)·····	方 回
247/	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	方 回
250/	诗说·····	刘 埙
253/	隐居通议(选录)·····	刘 埙
257/	许长卿诗序·····	戴表元
259/	高敏则采诗序·····	赵 文
262/	如禅集序·····	刘将孙
264/	萧达可文序·····	刘将孙
267/	方虚谷以诗饯余至松江因和韵奉答·····	张之翰
269/	静春堂诗集序·····	龚 璘
271/	古赋辨体(选录)·····	祝 尧
274/	庐陵刘桂隐存稿序·····	虞 集
277/	诗法正宗·····	揭傒斯
282/	诗法源流(节选)·····	范 梈
287/	古文矜式·培养·····	陈绎曾
290/	静春堂诗集后序·····	陈绎曾
292/	阳春白雪序·····	贯云石
294/	赵氏诗录序·····	杨维禎

296/	优戏录序·····	杨维禎
299/	中原音韵自序·····	周德清
303/	录鬼簿序·····	钟嗣成
305/	青楼集志·····	夏庭芝

宋 代



贻陈季和书

〔宋〕田 锡

作者简介

田锡(940—1003),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属四川)人。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官至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史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直言时政得失”。苏轼曾比之为汉代贾谊(《田表圣奏议叙》)。其文多骈体,尚未重视古文,然主张为文“经纬大道”,实开宋代古文运动之先声;又认为“文理变动”,文章应不拘一格,提倡多方面学习古人,“不能宗尚其一”,较古文家之专崇韩柳为通达。有《咸平集》三十卷,《四库提要》称“诗文乃其余事,然亦具有典型,其气体光明磊落如其为人”。《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传。

季和足下:锡观乎天之常理,上炳万象,下覆群品,颢气旁魄¹,莫际其理,世亦靡骇其恢廓也²。若卒然云出连山,风来邃谷,云与风会,雷与雨交,霹雳一飞,动植咸恐,此则天之变也。亦犹水之常性,澄则鉴物,流则有声,深则窟宅蛟龙³,大则包纳河汉,若为惊潮,勃为高浪,其进如万蹄战马,其声若五月丰隆⁴,驾于风,荡于空,突乎高岸,喷及大野,此则水之变也。非迅雷烈风,不足传天之变;非惊潮高浪,不足形水之动。

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⁵。孟轲、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杨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⁶,徒有丽藻。迺来文士,颂美箴阙,铭功赞图⁷,皆文之常态也。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⁸,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⁹,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警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也!然李贺作歌,二公嗟赏¹⁰;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季和,蜀之茂士也,嗜于博古,而工于作歌,以余东适秦关,祖道以别,示我长歌数百字,以为赠行之言。有以见天资杼柚¹¹,得于长吉;文理变动,侔于飞卿也¹²。吾党闻人,非君而谁!金门玉堂¹³,俟子偕进。延伫之意,书不尽言。锡白。

《宋集珍本丛刊》影明澹生堂抄本《咸平集》卷二

注 释

1. 颢气:清新浩大之气。旁魄:即磅礴。
2. 恢廓:宏大宽广貌。
3. 窟宅:盘踞。
4. 丰隆:《淮南子·天文训》:“季春三月丰隆乃出。”高诱注:“丰隆,雷也。”
5. 靡漫:散漫无约束。
6. 马卿:司马相如,字长卿。
7. 颂:古代文体之一,以颂扬为宗旨。萧统《文选序》:“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箴,以规劝告诫为内

容的文体。阙,过失、弊病。《文选序》:“箴兴于补阙。”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铭,一种文体,或以称功德,或用以自诫。《左传》襄公十九年载臧武仲云:“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赞,一种用于赞颂人物的文体。图,画也。《文选序》:“图像则赞兴。”

8. 放:原本作“法”,此据傅增湘手校改正。
9. 《长恨词》:即《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记唐明皇杨贵妃事。《霓裳曲》:即《霓裳羽衣曲》,作于宝历元年秋,以当时大型歌舞“霓裳羽衣舞”为主题。五十讽谏:指新乐府五十首。
10. “然李贺作歌”二句:《唐摭言》卷十:“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璿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事又见《新唐书》卷二百三李贺本传等。
11. 杼轴:指诗文之组织、构思。
12. 飞卿:温庭筠字。
13. 金门玉堂:本指金马门与玉署堂,汉代学士待诏之处。后因以称翰林院或翰林学士。

说明

宋初文风,承五代余波,但因时代治乱之异,所以虽是体貌相似,而调有变。田锡是宋初较早提出文道关系的诗文批评家。他说“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对写作与道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表述。在《进文集表》中,他还说“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将诗赋当作奏议讽谏的一种形式。这都是强调写作的政治功能,延续了传统儒家诗教的基本精神。但是田锡的文学观念也表现出了某种“异端”色彩。其《贻陈季和书》《贻宋小著书》诸文,充分表达出他尚自然、尊个性、追求风格多样化而不拘一格的审美旨趣。

“常”“变”之辨是田锡文学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颀气磅礴,恢宏宽廓,是“天之常理”,而风云变幻、雷雨相交,便是“天之变”。田锡又举水之“常”与“变”之种种状态,说明“常”与“变”为自然界的客观现象,由此推导出文章写作中的“常”“变”二态。他所说的“文之常态”,盖有二义,一是指内容和风格都合乎规范,即所谓“雅正”;二是指符合文体的基本要求,也就是所谓的“颂美箴阙,铭功赞图”。田锡所指侧重于前一种意义。他所说的“变”主要是指内容和风格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规范性,比如李白之豪放飘逸、白居易之出人意料以及李贺之艳歌,都属于“变”。因为田锡认为自然界中的“常”与“变”均属正常现象,因此他对于文学中的“常”与“变”一样予以认同。在《贻宋小著书》一文中,他对“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等等都表示赞赏。田锡的“常”“变”之辨,既不尊古体而薄今文,也不专崇韩柳而轻视他家,主张多方面吸取参用、不受拘束,反对“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体现出了相当通达的美学精神。他对“变”的认同,正是其思想的非正统性的反映。

田锡思想的非正统性,还表现在他对“道”的理解上。《贻宋小著书》说:“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这个“道”,已属于道家自然哲学范畴。因此,其所谓“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讲的就不是儒家意义上的文道关系,而是富于道家精神,那就是强调文字与心灵的自然契合(“心与言会”)以及自然个性的表现。这种思想显然是与后来的古文家或理学家所讲的文道统一非常不同的。实际上,田锡更强调写作的非规范性,体现出个性主义的倾向。他赞美才华,激赏“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的写作个性,甚至能够包容李贺的艳诗,曰“艳歌不害于正理”。《贻宋小著书》说:“或浅缓促数,或飞动抑扬,但卷舒一意于洪濛,出入众贤之阊阖,随其所归矣。使物象不能桎梏于我性,文采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欤,我有文欤!”这段文字充分表达出了田锡追求自我意识和个性自由的浪漫气质,它将写作描述为一次精神解放和个性舒展的过程。因此,田锡文学思想的真正归宿,不是儒家的诗教观念和文道统一观念,而是道家所主张的“自然”精神。

田锡对于诗人创作提出了不少卓越的文学见解。其论文常常撷取“风”、“水”、“云”等相互激荡与变动的

自然景观用作形象的比喻,对后来苏洵的“风水相遭”之喻(《仲兄字文甫说》)、苏轼的“行云流水”之说(《答谢民师书》),也都具有启示的作用。但他毕竟更致力于奏议文章而以诗文为“余事”(《四库提要》卷一五二),因此没有在文学创作上充分展现他的浪漫气质与异端精神。他所倡导的文学精神,要等到苏洵、苏轼的出现,才得到发扬和实践。

应 责

〔宋〕柳 开

作者简介

柳开(947—1000),字仲涂,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大名(今属河北)人。宋太祖开宝六年进士,历任州地方官和殿中侍御史等。他是宋初最早倡导“古文”、反对五代卑弱文风的文人之一。原名肩愈(一作肖愈),字绍先(一作绍元),有以韩愈、柳宗元的继承者自任的意思。后以开启儒道为己任,乃易名字如上,“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按:通“途”)矣”(《补亡先生传》),其志可见。有《河东集》十五卷、附录一卷。《宋史》卷四百四十《文苑传》有传。

或责曰:子处今之世,好古文与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则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众哉?众人所鄙贱之,子独贵尚之,孰从子之化也,忽焉将见子穷饿而死矣。

柳子应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圣贤异代而同出。其出之也,岂以汲汲于富贵,私丰于己之身也,将以区区于仁义,公行于古之道也。己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则孰与足?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¹;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义。是今与古,胡有异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则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众从之矣;不得其位,则以书于后,传授其人,俾知圣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长,孝乎父,慈乎子²。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岂有过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将以言化于人,胡从于吾矣³。故吾著书自广⁴,亦将以传授于人也。

子责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⁵,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子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视之,今而诵之⁶;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志,吾文无过矣。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吾以此道化于民,若鸣金石于宫中,众岂曰丝竹之音也,则以金石而听之矣。

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于众哉?苟不从于吾,非吾不幸也,是众人之不幸也;吾岂以众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纵吾穷饿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岂能穷饿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责于我。责于我也即可矣;责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为我罪人乎!

《四部丛刊》影旧钞本《河东先生集》卷一

注 释

1. “古之教民”二句:韩愈《原道》:“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2. “古之教民者”数句：韩愈《答李翱书》：“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柳开推衍其意。
3. “且吾今”四句：谓自己为平民之身，不在其位，故不足以教化百姓。恹恹，孤寂。
4. 自广：犹言自宽，自我安慰。
5. 古其理：使文章义理合乎古道。随言短长：韩愈《答李翱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6. “今而视之”二句：谓以今世之文的标准来要求我的文章。

说 明

柳开是宋初古文的积极倡导者。当时流行于文界的是浮艳柔弱的骈体，一批文学之士对此深表不满。《宋史·梁周翰传》云：“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此四人中又以柳开影响最大。

《应责》一文集中体现了柳开的古文思想及其开拓新文风的志向。“古道”是他的古文思想的基点。其所谓“古道”，并非指“道”有古今。“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与“今”的无差别性，是由“道”的绝对性决定的。“古道”之“古”，并不是相对于“今”的意义上说的，它体现的是“道”的贯通古今的超越性。“道”从孔子一直传承到韩愈，就形成一个统绪，那就是“道统”。柳开以“开古圣贤之道于时”（《补亡先生传》）为己任，把自己看作是“道统”的传承者，这便有了倡导“古文”的动机。“文章为道之筌也”（《上王学士第二书》），“道”有“统”，“文”也有“统”。所以柳开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在柳开看来，这两种统绪的展开线路是完全一致的，“文统”乃“道统”之迹。柳开正是以“道统”为背景来界定“古文”的：“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简单地说，“古文”就是一种归依“古道”的文字。所以他对韩愈文章的体认就是：“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昌黎集后序》）

但这一体认恰恰说明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韩愈文章。韩愈实际上正是以“今”之“古文”写“古道”，但柳开却认为：“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又说“吾从于古文”，因为“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他通过“文”的“古/今”之辨来抨击当代文风，结果终究还是陷于“古/今”的界分；以“古”拒“今”，结果他只能站在“古”的立场上承认“今之世与古之世同”，却不能以“今”的眼光来沟通“古”“今”。他所倡导的其实只是古之“古文”，所写的也只是一些“体近艰涩”（《四库提要》）的文字。虽然他也意识到“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但这不过是强调“古文”之“古”在“理”不在“文”罢了。

对文道合一的片面强调，使柳开终未能致力于新文体的建设；恪守“古道”不变的信条，更使他在写作上自同于古人而故步自封。正是这两方面使他无力直接开拓北宋文学的新风气。但同时，也必须肯定，他对“今文”的高姿态批判和对“古文”的积极倡导，实际上已经造成一种声势，正如范仲淹所说：“懿僖以降，浸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开）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尹师鲁集序》）这就为后来欧阳修等领导的文学革新运动作了有益的铺垫。

答张扶书(节录)

〔宋〕王禹偁

作者简介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属山东)人。世为农家,少有俊才。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造。曾与夏侯嘉正(字会元)、罗处约(字思纯)等表请同校三史书,多有厘正。真宗咸平初年,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遂出知黄州(今属湖北),故世亦称“王黄州”。后迁蕲州,未逾月而卒。禹偁以直躬行道为己任,敢于直言。作诗慕效白居易、杜甫、李白及民歌,论文则推崇韩、柳,反对五代艳冶文风,主张明白晓畅,为宋初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史称其诗文“典雅敏赡、简易醇质”。有《小畜集》三十卷,传见《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秀才张生足下:仆之登第也,与子之兄为同恩生¹,故仆兄事子之兄,父事子之父,子之与仆亦弟也。子又携文致书,问道于我,虽他人宜有答也,况子之于我哉!然仆顷尝为长洲令²,因病起抄书,得目疾,不喜视书,书不读数年矣。虽强之,少顷必息其目,不数日不能竟一卷,用是见仆道益荒,而文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为谪吏³,顿挫摧辱⁴,殆无生意,以私家之食之累,未及引去,黽勉于簿书间以度朝夕⁵,尚有意讲道而评文乎?为子力读十数章,茫然难得其句,昧然难见其义,可谓好大而不同俗矣。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于道⁶,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也。……今为文而舍六经,又何法焉?若第取其《书》之所谓“吊由灵”,《易》之所谓“朋盍簪”者⁷,模其语而谓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为古文之主者⁸,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其间称樊宗师之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⁹,又称薛逢为文“以不同俗为主”¹⁰。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与六籍共尽。此盖吏部诲人不倦,进二子以劝学者。故吏部曰:“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唯师是尔。”¹¹

今子年少志专,雅识古道,又其文不背经旨,甚可嘉也。如能远师六经¹²,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某顿首。

《四部丛刊》影宋刻本(配旧抄本)《王黄州小畜集》卷十八

注 释

1. 同恩生:对同科进士的称呼。
2. 顷:往时。王禹偁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长洲县(今属江苏)。
3. 谪吏:因罪而被贬谪的官吏。王禹偁于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召入翰林为学士,坐谤讟,罢为工部郎

中,知滁州(今属安徽)。真宗即位,召回。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又出知黄州。前后相隔四年,故云。

4. 顿挫摧辱: 经受挫折侮辱。
5. 黽勉: 勉强。簿书: 官署中的文书簿册。
6. 一乎心: 用心专一的意思。“乎”原作“平”,形近而误。今据别本改正。
7. “吊由灵”: 语见《尚书·盘庚》:“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朋盍簪”: 语见《周易·豫》九四爻辞:“勿疑,朋盍簪。”二语泛指艰深难晓的古文辞。
8. 近: 原作“迫”,形近而误。今据别本改正。
9. 樊宗师: 字绍述。为文奇涩,时号“涩体”。韩愈称樊宗师语见《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10. 薛逢: 当作“薛公达”。韩愈《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君讳公达,字大顺,薛姓。……为文有气力,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
11. “故吏部曰”数句: 语出韩愈《答刘正夫书》:“或问为文宜何师? 必谨对曰: 宜师古圣贤人。曰: 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 必谨对曰: 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 文宜易宜难? 必谨对曰: 无难易,唯其是尔。如是而已。”
12. 如: 原作“姑”,形近而讹。今据文义改正。

说 明

“流散不复雅”、“秉笔多艳冶”,王禹偁在《哀高锡》一诗中这样评论晚唐五代以降之文风。为了拯溺纠弊,他和同时的柳开、石介一样,主张“复古”,倡导“古文”。比如他在《送孙何序》中说:“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有所闻。”孙何(字汉公)笃学嗜古,为文必本经义,禹偁因之寄予复古以革时弊的期望。但是自韩愈以来,“古文”的创作就有两种不同的风格,如李翱主张平易,而皇甫湜、孙樵等则走艰涩一路。禹偁是主张文以平易为贵的,认为应当在这一方面去继承韩愈古文的传统。这就是《答张扶书》一文的主旨。

古文家们把“传道”看作是文学的目的。王禹偁也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但是对于什么是“道”,各有各的理解。比如柳开以为是“道德仁义”,即抽象的儒家伦理。禹偁对“道”的理解更接近于后来的欧阳修。《对雪示嘉祐》诗云:“胡为碌碌事文笔,歌时颂圣如俳优。”这是指明写作绝非是一种无所作为的行为,写作者也不应当是如同俳优的媚世之人。他表彰李白之文“颂而讽以救时”(《李太白真赞序》),又表示自己作《畚田词》是为了“以侑其气,亦欲采诗官闻之,传于执政者”。因此可知,他所主张的“传道明心”,更多地传达着自己积极面对人生、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他认为以文章来“传道明心”,不过是古代文人位不及身而“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之时的不得已的选择。于是,禹偁就将笔锋一转,批评了以“句之难道”、“义之难晓”为尚的文风,说:“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 又欲乎义之难晓邪?”

柳开也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却囿于其“古道”不变的信念而不能转向对平易文风的倡导。王禹偁本没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他对韩愈文风的体认就与柳开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作为“古文之主”的韩愈,其文章乃是“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以其平易的文风贯彻了六经的精神而得以“与六籍共尽”,从而成为平易“文统”的近世典范。六经未尝无艰奥之文,然而“其艰奥者,非故为之语,当然矣”(《再答张扶书》);韩文原有着“怪怪奇奇”与“文从字顺”的两面,而禹偁所强调的是后者。这样去体认六经与韩文的写作精神,才能真正抛弃“模其语而谓之古”这个错误的“古文”概念。

以艰涩为尚的古文家往往会推崇扬雄。柳开在《汉史扬雄传论》中便称赏扬雄文章说:“经籍岂异于《太玄》《法言》乎?”在石介的“文统”中,扬雄也是重要的一环。从六经到扬雄文章,显示的是一条“艰涩”的“文统”。王禹偁却明确指出,扬雄之文“不可取而为法”,“扬雄之《太玄》乃空文尔”! 在此意义上说,他对“文统”的诠释是与柳开等相反的。其后,欧阳修、苏轼及张耒这些为宋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古文家也都纷纷起来批评扬雄。由此可见,王禹偁的主张契合了文学革新的时代要求。